書經大全　三

特別
412
16
16

4 12
號 16
卷 16

中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五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在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上問商書又却較分明朱子

[旦]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

[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子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亳殷亳之殷地殷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

[吳氏曰]此書說者多言某篇爲告臣某篇爲告民某篇爲告民其篇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諭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君心初無適莫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情所不堪盤庚諄諄復懇倒曉以利害禍福之理不啻如慈母之於子非優游不斷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而無終亳之患以爲王者之政也又曰欽地障塞沃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久居殖貨闔閭細民則若蕩析離居今遷亳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故爲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作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

[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

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朮公。（音怡）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新安陳氏曰此地相救以生所以卜以稽之而卜遷也○林氏曰古者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衛文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刻曰其克從先王之烈（恪克各反　斷音短）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音敖）河亶甲居相（去聲）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文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陳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之業也○陳氏經曰命在天而欲斷我命也不克從先王之烈）

曰恪謹天命天其永命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勅天之命祈天永命皆日已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于耿民不和生國將滅亡而謂之命何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仆也由古文作甾木生條也蘖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扶又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魏氏曰】書言由蘖由字在傳註木丙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折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蘖本作櫱今作枿枿槁木之餘也【陳氏大猷曰】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也馬氏云顛木而津生曰枿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斆音効　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百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于篇首

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濦音昔鹵音魯塾音店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去聲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

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苟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章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渴國熱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庶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陳氏大猷曰道故事則人情不敢違微辭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去聲）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徙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去聲）群臣而發以敷民由在位故也（王氏曰凡言若曰或其自言或史撮大意刪潤之辭非其本言○陳氏經臣述上旨而代作非曰當謀去其散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也康者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當時群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陳氏梅史曰盤庚戒諭群臣惟汝汝于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乃心恐迷乃心不暨于乃心又條見于中篇永肩一心申嚴于終篇上宣乃心各設中于同心則戕在乃心腹腎肺無非開心諭之也至于歷告朕志敷心腹腎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予百姓譊譊尼交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去聲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洱在呂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新安陳氏曰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去聲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新安陳氏曰含德掩悔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惕一人即傲上也成乃安逸即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徵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來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惑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

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蘇氏曰言不欲遷者徒爲順民之虛言不迂似姑息若可以得虛譽然民被水患而不救豈實德乎○林氏曰黜私心而施實德欲其愛人以德而不以不遷之姑息爲愛也○夏氏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迁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不迁則狥人情而利在後後雖若勞民實害民也在位以使民不迁爲有德于民也故戒之如此章○新安陳氏曰前言克黜乃心是前言所謀爲之者今真能爲之矣所以賛其決也

乃不思戒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農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訓從康之害

唐孔氏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氏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甚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音通 思廉反 音向 音扶

吉好也先惡爲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

之命可不畏乎恐讀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河嚮邇其猶可樸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也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林氏曰不尊民以迁而先不樂迁民亦從之是謂先惡○陳氏大猷曰桐扁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既先惡于始又護疾於今後雖悔之身無及矣○張氏曰毒曰自生禍敗姦宄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音干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張氏曰器惟新者但以證人求舊尔故下文繼以乃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

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孔氏曰古功臣配食於廟○陳氏大猷曰配對也大勲勞之人方得配食非遍及有功者此言與享如周禮司勲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耳盤庚總告群臣豈盡皆配享乎○孫氏曰前言胥及逸勤不止一人乃祖盖逸勤則曰乃祖乃父此與享止曰乃祖不與也○新安陳氏曰此以群臣世有勲勞當與国同休戚者感動之乃中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法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去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新安陳氏曰謀遷固難然如射必志于中有志者事竟成則不沮于難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

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陳氏大猷曰〕死者刑之重罪重也從迁者善也〔張氏曰〕不從迁者罪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呂氏曰〕其惟敬告當時所諭惟造在位王庭者故欲其轉相告語也〔林氏曰〕恭爾事則無敗上察乃位則無從康愛乃口則無浮言三者有盤庚所深戒也○〔呂氏曰〕三書反覆折難須于包容處看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于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林氏曰〕使盤庚驅以刑罰五刑使之遷誰敢違之今其言乃若有所甚畏者蓋沔河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不過所欲與之聚尔今之迁民心雖能強之使迁而民所欲而已苟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人心惟欲聚民心優游不忍之辭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本意既不失民之心亦不害吾之迁此盤庚所以爲仁也○〔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懦者惟知狥人情而不爲輒阻其果者惟知狥己事苟當爲遷拂人情而爲盤庚內己外人所以二者皆非也盤庚兩全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

告用賈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詞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賈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

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盖道路行宮如周礼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於前而告之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慰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慰民亦憂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

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比音備）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臨川吳氏曰先王以天降大害不懷其居之故其所以起而迁者視民所利而用迁也汝民何不思念所聞先后之事我奉承汝者蓋欲使汝共享喜樂安康之利）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

（音喻）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偶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

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不從厥志何也

（新安陳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音洛）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音扶）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臨川吳氏曰民志本欲安其所居所以不肯迁者以苟目前之暫安而不圖他日之久安我所以招呼汝迁者亦惟汝故將以大從尔民欲安之志不迁則舉国無安定之時）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一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作災）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音抽）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亨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法（音燭）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臨川吳氏曰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動我尔惟苟安坐待水患之至是自取窮苦譬之乘舟者若遲滯不濟必臭敗所載之物從上之心間斷不屬則不能復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此汝不考察但有怨怒何能瘳乎言無益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音洛）其所以

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臨川吳氏曰上天也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於天乎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迓于紇音迓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迓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臨川吳氏曰言爾民既從我涉河矣或有二心而遲滯今予命汝專其一心無再起穢

問其從上之心以自致臭敗恐人之浮言狂惑倚汝之身迓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害者不知遷則將有沈溺之禍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許憂反

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居業反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臨川吳氏曰言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迓續爾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我豈用威勢迫汝以遷乎蓋欲汝得全其生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忘
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
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
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
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去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

有衆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音由備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之言商之
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衆失也言
汝民不能樂洛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
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
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戕音墻斷音短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訓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我畜民我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我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音背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貴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去聲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去聲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道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貞貞王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鬼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

俗之善而道之者也（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用之間者竊謂此亦大故以其深信者尊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朱子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謂也○新安陳氏曰神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必先王之遷都者言之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芳音異）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上君民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從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起議之所動搖也（新安陳氏曰告汝于難之意一說告汝者一究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爲心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群臣狥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爲私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胷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于心則人必倚汝身迂汝心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音軌）

謂一作戮

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音魏 殄音典 育音毓 俾音必 易音亦 種音腫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謂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新道安陳氏曰生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去声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

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臨川吳氏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国命而言建命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於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不復爲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新安陳氏曰】戲即傲上怠即從康戲怠乃其故習未遷則憚以爲難既遷則苟以爲天建立之在我必懋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而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神也而後能懋勉故首以無戲怠矯其舊習而新其精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臨川吳氏曰】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臣民雖既遷猶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新安陳氏曰】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倡爲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故以此言釋衆疑而絶謗讒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扶又往居亳按立故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江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患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臨川吳氏曰】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其凶

德又成美功於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至氏炎曰自此至用宏茲賁言所以遷之意以諭
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既遷之後言欲遷之
意以望群臣也此所謂朕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
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為河水圮壞沈潰墊音店儕民用蕩析離居無
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
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
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
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音元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
用宏茲賁
沖童弔至也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
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
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
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盤
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

前日之用謀客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諄
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
是而益炎盤庚其賢矣哉張氏曰盤庚非特不廢人謀卜者鬼謀亦不敢違之是人謀鬼謀皆以爲當遷○新安陳氏曰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如罔由靈宏茲貢等語實難曉姑依前註觀之可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
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臨川吳氏曰自此至篇終語臣也新遷之民生聖未復者臣尚則然憫痛愛護封殖之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爾雅曰道也也我懋勉簡擇道汝以念敬我之民
衆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
叙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
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
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臨川吳氏曰言我不任貪人有能敢於保其居者則任之敬之於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各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不同有弗欽

蚤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不若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敬布爲敷民之德求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中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

蘇氏曰

民不悅而循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己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古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養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臨川王氏曰

用敷布其德於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貳之謂一○

新安陳氏曰

前告衆民後告群臣言庶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以愛之我其懋簡相爾爾當念我衆而不忘敬我衆者也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欽之今我既盡告爾以朕之志所順與否敢恭所順者好貨所否者也故當無

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若否而無總貨寶中不肩好貨之訓也爾其用敷爲民之德而生生自用申敢恭生敬我之所若否而以永肩一心焉此篇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終曰今我既蓋告爾于朕志若否始以朕志告百姓終以朕志告民以群臣明示一人之心以通臣民之情告臣以民志者欲其審好惡以釋其疑懼之情告臣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根始曰根也具乃群臣倡浮言以迷人之心朕志告民以朕志之證也具乃具王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證終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華傲上從康之病根然後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民生而具乃具王之病根也終曰不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可以永建之國家基矣無窮

○說命上

說音悅三篇內並同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去聲下並同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問傳說版築亦讀書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夢得說之號曰傅說以傳險中遂以傳險姓

王宅憂亮陰音庵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上聲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

下宅憂二字當作居喪

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令去声）

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楣（音眉）謂之梁闇讀如鶉鷃（音淳）庵之鷃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謂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音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默言群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禀令令天（問諒陰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礼制乎子曰所引剪房柱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盍始者户北向乃剪其餘草始以看無柱與楣簷者於地而西向乃剪其餘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共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至是而下可作户也梁闇未詳古定制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法○陳氏禪言曰此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辭知之曰此群臣進之戒高宗之辭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此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此言有德者之爲法於天下也百官也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用攸禀令此言高宗既有明哲之德固可作則於天下又居天子之位宜爲式於百官也於是而言則爲命柰之何可不言哉上言天子是也於是泛說下言王方是指言高宗是指言高宗）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益正于四方益恐德

群臣咸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之良弼

其代予言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群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公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去聲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寄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陳子曰]高宗夢傅說分明有箇傅說在那裏高宗却不知所以夢見亦是脉兆先見者如此○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王皇大帝恐亦不可又曰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高宗夢傅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箸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自不驗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何足怪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夢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張子曰]高宗夢傅說[程子曰]高宗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箸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自不驗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何足怪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夢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張氏]心之心得不善矣高宗之心有以合上天生賢之心上天之道至誠之心○[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情則自明觀此事論也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者若夢說之事而效其所爲必有以私意用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鐵得王梁豈足憑哉○

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尋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憂之人繪畫也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號即虞反之間肖似也與所憂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也舉以爲相書不言賜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名況著首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新安陳氏曰王置諸左右蓋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玉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去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上聲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吕

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安〕〔新〕〔胡氏曰〕相説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為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於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音利

三日雨為霖高宗托物以喻望説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王氏曰〕作所使成器舟楫使濟雖霖雨使澤民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溉也〔蓋〕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陳氏大猷曰〕相説莫要于輔德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之而入之也如渴之飲也沃灌而入之也〔新安陳氏曰〕高宗意深也○〔新安陳氏曰〕高宗命説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説果開誠心以進言海之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教上之心説受水之沃如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孔]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王氏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說視已爲成德無以扶持之故譬如跣足之人不視地則爲物所傷此高宗倚說爲兩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陳氏經曰]受苦口之言免妄行之害皆有望於說

惟賢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臣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同心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陳氏雅言曰]相臣之職下統百官上法天子不特望其以己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群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王道君之功故謂之暨乃僚罔不同心者欲其撫群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而已夫成湯之迹以安天下民而已君奚不後世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美之守之尊之命傳說先王王而後已[孔]曰言迪我高后者典君牙所謂用之以奉若俾率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跡商之先王能迪使蹈之道畫而亦盡矣

其君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迪之高后之也能使民安民之道畫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新安陳氏曰即相亦惟終之意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順其美命乎新安陳氏曰主聖臣直賢者人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能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知命知人君之職從諫者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傳也○陳氏雅言曰高宗亦托物以諭其意故傳說之復高宗之命傳說托物以進其辭謂君之從諫皆正而從繩則無不正君之德豈也木之生而皆聖豈惟生而從諫惟聖之辭故先說此無不聖傳說于此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功人臣進言之机也高宗欲資之諫者人君作聖之人臣傳說使反求諸已故以納誨責其臣相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家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孫氏曰〕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武夷〕

〔胡氏曰〕明王奉若天道至惟以亂民者萬世爲人君者之龜鑑也條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王孟津之會師旟言有喪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悚言可以從諫只言所從君所見高示上篇始望君從諫之道立政之綱領條目也設官以天意謂天聰明以至事神則雖方而奉天下治天下以一人治人欲以天下任之者非一人而使爲逸豫之計也惟欲以亂民焉耳下文憲天聰惟欲

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呂氏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達故說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爲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取人爲善固可成聖必與天合德始可以造聖可謂善責難於君矣○〔新安陳氏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易〔音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矣〔朱子曰〕口非欲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則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躬四句皆是審底意○〔呂氏曰〕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上二事人加於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於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羞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干戈於在笥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王氏炎曰〕此所戒庶幾於天之聰明矣○〔陳氏大猷曰〕信於此能明則其所當用乃無不休矣而無起羞起戎等患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尼尔反）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去声）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呉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矣○呉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者莫如天能法天聰明者莫如聖聖則聰明與天一而臣民莫敢不欲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若善如喪葬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苟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慮善將動審於時而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喪去声下同）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

矣然世之聰明者多明於人而昏於己故必先治己而後可以治人自惟曰治亂之見於脩己者也自惟治亂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不効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駕備器械事予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備器械事予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新安陳氏曰〕啓寵納侮即女予小人近之遂不遜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爲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正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一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故政事醇而不雜也〔朱子曰〕伊川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陳氏雅言曰〕此篇以憲天聰明爲一篇綱領此皆推言其用工之地憲善以動動惟厥特戒其妄動則必至於有失非憲天之聰明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戒其自滿則必至於招損非憲天之聰明也推事事乃其有備無患此欲其能思患預防不思患預防則蔽於淺近非憲天之聰明也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欲其無溺愛狗己或溺愛狗己則縱於私欲非憲天之聰明也於此數者能隨事而致其戒則聰明之用與天爲一矣心能先正其可謂聖矣然其本則又在於人主之所行則政之所止也心而安於義理之所傳說戒高宗可謂至矣而不雜自無數者之失矣傳說戒高宗政事之謂根本君而總政事之謂結之惟厥攸居誠以君者心又必正而

事無不正

黷于祭祀時謂弟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益因其失而正之也陳氏曰黷祀將以爲欽不知反所以爲不欽黷煩皆以爲善而爲之而乃陷於不善非礼之礼也○新安陳氏曰事神則難以上皆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皆憲天聰明之事事物物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惟聰明矣

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于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陳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亮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究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南軒云非知之艱惟特傳說告高宗耳行盖高宗舊學井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南軒張氏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聖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明哲者盖知之者也故君奭思道夢帝賚予良弼有非告知之明哲者盖知之者也故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此之說傅說之知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雖已知之者盖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耳此非爲之說爲說者也

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朱子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擴其看只是高宗自言蓋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麼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曉上文曰予小子可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新但擴文義疑是如此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音礼

音曲皋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

[沈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

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陳氏大猷曰〕訓志猶言格心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患不能行○〔蘇氏曰〕麴糵鹽梅和而不同也○〔林氏曰〕交修者剛柔可否相濟以補予之不逮也○〔新安陳氏曰〕此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籍備載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朱子曰〕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如何地脩若如此說資質好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便養成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曰學于古訓至匪資質說彼聞盖聖賢說出道理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方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自說命始有○〔吳氏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非徒爲觀美也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義弥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大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爲○〔西山真氏曰〕大學之學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盖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

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故來道者以攻事為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管商言之理老莊言之事而不及聖王之事也深味傳說之正傳可以識矣○王氏曰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陳氏雅言曰自此以下乃傳說論學之辭古人言學自傳說君臣始王者傳說稱其君之辭所以起其君之聽也蓋來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則知有限固不足以立事既能多聞而非古之訓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徙之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陳了翁曰遜順其志除下這志入躬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人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將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得件數多允懷于厥躬則務時敏則其修亦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或作或輟不濟事須是遜志又戒以

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齊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己之信而進於充實之謂也○陳氏雅言曰厥修乃是來之遜志時敏之效道積厥躬是允懷于茲之效修之來來之積其功效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合而言之則皆自學之事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至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去聲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斅斅於為學之道半之

正一作直
巧險作險

半須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平聲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朱子曰惟斅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是教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學者學也終之所以學者學也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人脩也又曰傅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非學一事一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者因說教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者極痛切教你自命解後亦引此說呂伯恭亦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同安說為巧險說得監于先王成一處一處一

太喜之先說王人來多平正實語不成那一應半中間于說得一半不成通仙人問佛棹放翻冷空如處一

憲其求之無怨數語是平多聞後面說得監于先王成一處一

句如此深險如數語是一半五通那一全以禪語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

句他自得此語全以禪語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

只依古註○〔西山真氏曰〕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非有二也○〔任氏曰〕修乃來者可見之功此厥修之進於乃來惟其無可見惟其有可見之功此德修之妙於罔覺○〔陳氏雅言曰〕自敷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也能自學而不能教人則是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必始之自學念念不忘常在於學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為學之極功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張氏曰〕監先王成憲欲高宗

湯為法也○〔陳氏大猷曰〕德修罔覺則德盛矣必監先王成憲始能無愆何耶蓋先王之通德法要皆成憲之所任歷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疑神坐忘赤幾於德修罔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勝救○〔呂氏曰〕無愆德先王之至難也舜德盛矣皋陶惟曰罔而已○〔陳氏經之〕自遜志至典學乃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乃學之準的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後人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邢氏曰〕大臣以下已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以進德相莫大於為君以求賢○〔武夷熊氏曰〕嘗讀孟子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今

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人伊尹
兼朱巫賢傳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
賢則有德是視故不間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
妨天下之睹矣方信矣立賢無賢爲不易之中道
○陳氏雅言曰爲君之道莫大於求賢才而任之職然必君德
攸爲而后相職舉蓋人君之德苟未至於無慾則惑於声色而便辟之臣得
得志惑於貨利而聚斂之臣得乘之而用之其可得乎故進賢
之責雖在於相而用舍之權則在於君君德之脩
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爲欽承而發也歟
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爲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慾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
雨爲喻繼以麴蘖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
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新安陳氏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率
說而相之風声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
無以慰人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
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
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

起也。孟子市耻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學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陳氏大猷曰。尹在畎畝則欲使君為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說起版築。為相迹與尹同。則其自任不可不與尹同。○周子曰。伊尹耻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不可一日不存此念。○西山真氏曰。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稱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傅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朱子曰。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陳氏雅言曰。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

說而遇我則賢浮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尔其克紹汝君於先王安斯民於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說於是拜稽首以致其敬君之禮而謂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己也君臣之相勉勵如此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音融容祭有雉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高堂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脩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與也勤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雊音逑雉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礼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雉雉之異祖己自言當以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可敬民以下正事之言

蘇氏曰武丁不脩人事數祭媚神又豐於親廟簿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傳說祖己皆先格而正之○孔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

來起事有不正也○〔全〕氏曰祖考罔非天祠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音與奪惟主象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象則永不象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象與不象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

曰其如茲

不順於德

不若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信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音扶數音朔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傅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

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陳氏經曰】昵近也豐於近廟○【陳氏經曰】昵考也謂祈禱○【陳氏經曰】為雉訓王而書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將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略過豐飛雉鳴即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微形天遷警之固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黷于祭祀礼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偏在此古哉惟鄭領畧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

質偏厚者尚難變乃知雉作而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太公之道示之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音堪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獄曰羑里一曰地名在河內湯陰縣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放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

改之也史録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
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文
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昌為而
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朱子曰西
伯多指文王惟陳必南巡狩李嶠以
為武王吳才老亦曰周乘黎恐伯恭辭
書序言殷始周又黎足則伐紂自特事
嘗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
勝殷祖伊恐殷之殷始周乘黎
戲黎前襲乘伐此紂恐曰殷而非奔
且禽迫事矣事服文正以殷黎之
迫曰伐紂恐曰以文雖王事紂
勢我殷亦其叛二國以小有之德之下殷事訖
恐殷亦心時者征伐文服事矣紂恐曰以文雖王事紂
所近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
伊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祖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戲黎勝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襲乘前未嘗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乘前未嘗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前未嘗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未嘗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嘗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惡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周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近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所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幾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也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殷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周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始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答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周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曰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以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幾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之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殷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始周乘黎恐伯恭辭
周乘黎恐伯恭辭
乘黎恐伯恭辭
黎恐伯恭辭
恐伯恭辭
伯恭辭
恭辭
辭

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臨川吳氏曰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則為君臣一日命絕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髮今兵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慴甚矣豈得戲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為意也竊疑戲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先戲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浮戲用自絕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絶於天故天棄殷
不有康食饑饉音近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
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新安陳氏曰詩曰自天降
康豐年穰穰以豐穰為降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
三見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為私欲所蔽而不能
省察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摰音至今至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摰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
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
命者何不至乎今至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

天棄殷其章言

長也我也上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
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
于天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倉含
反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
惟與天同德者方可呂氏曰責命于天必大人與天合德如孔子謂天生德於
予天未喪斯文桓魋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臨川

呆氏曰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音御)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預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林氏曰即喪言不旋踵而亡也○呆氏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惡有惡之功蓋其惡之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伊反歸于家亦無咎周之功○陳氏經曰善有善之功之成也○王氏十朋曰指乃以為是未必是至仇敵亦以為是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也)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

十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唐孔氏曰鄭玄以為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宮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君子相與私謀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豪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王氏肅曰箕子紂諸父○家語曰比干紂諸父○吳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詞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釋文以酒為凶曰酗○吳氏曰沈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己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新安陳氏曰敗于下對陳于上而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深歎傷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
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汪無畔崖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新安陳氏曰有罪罔常獲紂爲逋逃王如堯舜宇之閎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越及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曰若敝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

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頻隮音尹隮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哉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沉酗之義

【張氏曰】微子有去之之意○【陳氏經曰】老成皆遁留者父師少師耳○【鄭氏曰】其語助辭齊魯之間聲讀如姬記曰何居象與此同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雅詩言文紙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沉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汪氏炎曰】自此以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原於酒若天所使乃魯方興而未艾下民化之無所歸咎之辭惟紂之沉酗皆方興而未艾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孔氏曰】箕子有三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遂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

徵子發狂奏遯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陳氏大猷曰沉酗昏迷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所畏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攘如羊反牲音全

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牲犧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敵掊音部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音扶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隮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已受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象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宗祀之可續乎故曰我之於國明知天命之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中未有安坐而視其亡者○新安陳氏經曰忠臣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象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遂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渭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詞歟

[孔氏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胡孟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按左傳僖七冬去聲楚克

曰箕子自言我罔為臣僕其後終不臣周不負斯之之謀前後又尤相照應箕子於此深贊其去之意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

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音催輿櫬以見楚子楚子
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
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
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
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去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猶云刻子一段於三
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
當不可易處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
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
子為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子比干故箕
子亡故雖商紂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
諫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以言者
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足也其後比干果以諫
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
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足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
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得比干亦不得而逃死
箕子初心豈欲隱忍以苟全其生哉亦自存以尚
有一血人全食宗祀可為元子此三子居危疑之地當逃去萬一又不免固同
為奴自經於溝瀆而死耳紂既不改焉耳紂既
為匹夫之弟箕子豈得行而約改焉耳紂既
幾殊絕其失而冀其萬一之間蓋亦未欲即死
耳蓋諫行而悟紂二子之本心使紂改過者
不行而固欲自偶不置之死則箕子豈
有不為干子與而而紂者不之臣微子之計則休戚事體意一豈同不皆當與社稷俱為存亡
子紂也諫而因比干意或死或囚者未敢即死亦未敢決全身之策然而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往
諫不行而比干亦未敢即死亦未敢決全身之策然而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往
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殺箕子
子紂也諫而因比干意或死或囚者

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亦說箕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欲朱子曰此說滑史記箕子諫而私心而已矣○平生語盖非之三仁之事云當理而無改過而亦只見殺全耳

則是因延之以此身非只滑自殺

圖存仁之以殺身非滑不微

存仁之于今日之心無是亦

有志於王為子然偶

志之欲身語說

身非滑尔子者

一身以有說滑為

于一身強諫之先生說滑為不

臣又在志見其比心箕子自殺者使人

之怎樣之先王為之如是

却索名地箕子諫先王箕子自殺者使人

加要不性他箕子心王之如是

其共要性箕子比干則之如是

忘身子箕子難箕子比干則之如是

召故之子難箕子比干則之如是

其去以處不性他箕子心王之如是

死說之故免箕處若子心王之如是

君故死者死他曰狂子此更偶則之如是

之微者死他外刑狂所在最死然亦祀也

子非生外刑狂所在最死然亦祀也

得沽其雖艱貞以上微諫不皆事

奉名志狂心晦其明特說箕子之明理

先生者在於則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

之者非懼下定也內難而能正其

以孝天禍國○張氏曰堅曰夷可繫

孝此干引家而不在夷可繫

其孝箕子盡事身以去者於夷可繫

孝箕子比君之節者於夷可繫

其孝箕子比君之節者於夷可繫

孝箕子比君之節者於夷可繫

孝箕子比君之節者於夷可繫

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亦賢君也受之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知過矣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我以不去為義之所安則微子先王以去而無愧對越先王之所安也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不外乎吾心而已若比干則死其心之所安欲箕子又謂若我則留而不去不復顧慮行遯矣

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六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世至季歷生昌為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録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泰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
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
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
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白魚入
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
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
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
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
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
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
湯之辭稱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所祭也恭武之
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
盡當時之本文也[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
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土德澤未亡曆數未
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不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
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
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
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王氏炎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
易大太者大之至○[吳氏曰]按帝辛不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者建寅

之月也孟津見(見下同)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如稅反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十年而觀(去聲)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二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音扶下同)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去聲)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豈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二月戊午既以二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法制也)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信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

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有一年之誤可知矣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音丹上声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扶音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上聲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去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告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新安陳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之父母也○[蔡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則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陳氏]紅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也然人雖有此靈有不氣之能保全其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遂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靈之靈者耳○[吳氏曰]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一語武王以之統攝百王之首泰誓篇子以之終皇極○[陳氏雅]曰造化生物之仁聖人養民之仁亶聰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也作民父母者君之責也天地爲萬民之父母武王於誓師之首言此以見人君當與天地之同其德而盡君師之責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沉湎冒色（音免）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沉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音包洛）刑之類刳剔割剥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常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王爲文考則將稱爲文公耶朱子曰此等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文武無伐紂之心

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且是去伐商大猛耳文王伐崇詩意似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因說文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誣其自說不成他子孫自說不成便去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誣其

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朱子曰伊川謂無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君也為之臣子者敢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夫豈容更留之兵脅君乎○林氏曰夷如原壤夷不祀武代之如莒不祀湯代之夷紂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聽於天而已朱子曰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他常立在世間上柱天下柱地常如此端正道理教人學知明上帝德新之蓋事真養時撫養之既得這箇道理倒一教人日無人維持便顛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頭絶了箇道理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人學克相定舞之德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紂罪所不得而私也○陳氏雅吉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飢餓凍餒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立之君以養之為之師以教之為君師者曰天之命我者非以君位而貴我非以師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撫養之使無一之不成其性然後無一位之不遂其生天立君師之意蓋是時紂暴虐君師之道廢故武王誓師之際首而發明之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

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巨左氏襄二十一年曾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衆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衆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豈不同況德與義乎○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林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凡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撫公堂取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吾心仍俾六經共之路必須能公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為有得於心仍俾六經共之路必須能公用此為通例禮記其身己是切己終必曰心益見

向裏下工夫耳○【新安陳氏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帝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為億今觧尚書合王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唐孔氏曰】紂之惡如繩貫物其貫已滿音支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新安陳氏曰】冢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發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正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乙到反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陳氏經曰】紂之惡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畏求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為民故武王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為民父母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之不能為君師末言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紂則惡根除故永清四海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湯武取之時湯武不可失其與之則湯武不可失其與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時也○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四海本清紂汙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天下清其源而清矣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言

戊音戊

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唐孔氏曰左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例也○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攷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午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呂氏曰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也中下篇先及西土立法自近者始○新安陳氏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音稠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音求咎讐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黎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酒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讎有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惟桀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嚴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浮過剝落喪去也古皆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箕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當信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張氏曰即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林氏曰其者未定之辭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於未然之前所當如此○新安胡氏曰本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訓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音邵）公奭（音式）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上声）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也美也九臣治外也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行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宋十日馬氏云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曰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罔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音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天視自我民視聽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要恁地便是帝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天以為是若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合理便是天命之卯王豈天詩七然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卯也此處其微故其理難看○問天視天聽謂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人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即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新安陳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王氏曰在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為天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
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
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
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已
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
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林曰武
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
大此於湯之伐 集又有光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標標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厥功惟
克永世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
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標
標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
一心立厥功以克永世也 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
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爲隸古定其間必
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董氏鼎曰勗哉數語固不以

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群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慈事而懼也如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剿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

音酌

剿朝涉之脛訓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

形定下定二反

音遽

四海崇信蕃固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音丙

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
予一人恭行天罰

昔殷紂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
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
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
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
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
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婦人皆以手掩口而笑
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
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妖邪則尊信之師保
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因妄中正之士輕廢奉
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
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
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
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
其尚由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

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
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
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
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上聲惡則務絶根本所
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

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絶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
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
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
音潮以示衆庶西山真氏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
我而遂讎之哉然君君民民之常情不可特而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
君民之分不可不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
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
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充著於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陳氏雅言曰此武王稱文王聖德輝光被於遠而著於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商周之不敵無良猶言無善也無過無善皆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林氏曰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光輝於中則發於言自然如此非有一毫作僞於其間也○董氏鼎曰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所當然也又按一篇三敎紂之惡發揚厲氣之氣天怒人怨已極人怨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

音越

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爽明也、昧爽將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林氏曰言日不言月、上本泰誓文、孔氏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長上聲

同徒、同馬、同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音卜

在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陳氏曰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舉其遠則近者可知○蘇氏曰楚伐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蜀武陽有彭亡髳微鉄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竪尹反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音旱敵故言比不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音各反音品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音軌）

肆陳答報也婦妲（冊入上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音洛）不離（音利）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徹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

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音閉）背（音佩）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孫氏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北乎○臨川吳氏曰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爲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新安陳氏曰殷遺王父母弟如在傳遺姑姊妹）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師

（愆過）

勉也步進趨也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徳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栗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王氏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呂氏曰大司馬之法伍之長各自止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胡宮反白皮切甲上）

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戎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陳氏大猷曰用兵以制節為尚以武勇為主勇而妄殺故以殺降為戒）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語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

味之王氏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
董氏曰此臨戰誓師之辭終亦威克厥愛之意○
後發命則人無謹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
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之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
行天罰所以声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
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
自勗哉以下勉之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
至仁伐至以不下仁又而勉之以戒懼尚如此斯其為王也
者之師歟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illegible]

史官歷官以前之事實史官[illegible]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紹我周上帝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稱王公之語若如此也亦如五誥是中王君曰以下多是周公生魂恐如此看則五誥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推之當為王[illegible]此言其魂先生尋常足也何以歷[illegible]

朱子曰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王告羣后之辭而致禱之辭只自叙其事[illegible]

呂氏曰武成見武王規模取商以至公人隋亦能一天下而亡蓋無以守之也

程氏曰[illegible]以為王劉原父[illegible]以命下之所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記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郎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朱子曰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魄四月既旁生魄無旁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越惟四月既旁生魄無旁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又曰惟辛亥祀于天位無旁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今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子王命作策豐刑今按伏生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頻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子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此篇非也諸家推歷以爲此年二月今文尚書有閏四月不知何所考十月爲十二月故曰朏明月出也故曰朏明月出者以此日爲朏日○朏明月出者故以明日爲朏日

四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不下武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郎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

在馬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冕同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呂氏曰但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駿荀俊反

六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南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遂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陳氏曰歸馬放牛此禮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唐孔氏曰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舉其要

尊一作踈

五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問生明生魄如何朱子曰日為魄月為魄是

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生明是也受之光謂魄如人載車上之載明是也受之光謂魄如人載車上之載明是也受之光謂魄如人載車上之載

分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極於亡天下爲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子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誓師之辭固當錯連下以爲誓師之辭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諸侯之理某看

却諸侯來便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燎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商家無差此一節時節大又當商末只是此時二時以大服事殷至商末天下有其二以生服事殷一般至周末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商末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商末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商

此如伐崇一節不是一項小小侵掠又如說侵自阮疆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而稱王人妄也以紂之暴不震西伯窮兵黷武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于反優容天下有問者二十三年此崇侯虎為紂爵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起於何說而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文王之德其可謂至德矣萬世之賢君也使紂之惡齊桓晉文之事信乎商之末世諸侯皆去紂而歸西伯西伯之興以義伐不義而已不問其年數古之說者尔而依違之間故因其久而不決其所以然者非以其為父子而不忍去之也故以君臣之

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仇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大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龍曰從也仇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大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仇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林氏曰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言已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周之世上修德有道非一世也○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哀三年剛鬣臨戰祷辭亦稱曾孫○[集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

八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
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朱子曰商人伐曰我周王猶尚一定不易決於代商也肆遂也武王為西伯時在

渡一作逾

三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
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
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無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

東故曰東征士女猶曰男女詩中士多連女言之

在衛州汲縣

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刼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紂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音振窮賙之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而王世紀云啟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未詳

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尚書云所以殺之者非周

人也商人也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心非好殺也柞或作卣卣楢也一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唐孔氏曰周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而畢陳○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待天之佑已而勝之此謂俟天之休命先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未嘗血刃而紂衆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陳氏曰先臨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李氏曰湯伐夏曰民纘禹舊服武王代商曰反商政由舊禹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為之資耳○新安陳氏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學平天下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子惡與父老為公也○董氏鼎曰漢高入關除苛解虐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繫周而漢有所以周不愧於周也

九

列爵惟五分土惟七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惟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七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

天下無不勸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賞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詳約而事傳也如此哉○此當在太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新安陳氏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即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王氏曰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狥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勸忠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夫何爲哉無爲而天下自治以見武王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矣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恍然若存焉○陳氏雅言曰聖人詳於有爲然後可以享夫無爲蓋有爲者所以致無爲之本無爲者所以收有爲之效呂氏許武成篇末有堯舜氣象信斯言也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仡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王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乃誓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
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
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于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

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惟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故正次序今參考定讀
如此大畧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
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
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
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
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

且諭以助祭之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承命以下三十四字蠋音燭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耽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成月日以孔註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

未庚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後五日辛酉或壬戌而二月之死魄後五日當為辛酉或壬戌而二月之死魄後五日當為辛酉或壬戌而二月之死魄後五日當為

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之標準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以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便是驗之於天五福是躬之所向人人皆有是維持這皇極○讀洪範一篇人人皆有是五福五事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六則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極則皇一許多五福五徵五福六極之分也末四句說得出只是恁地熟讀少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說洪範曰看來古人君自會著實說治道去理會其麼零碎○又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會不通又說這箇若理會不通又說得出○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去聲我周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史記索隱音潮仙以有山水故名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去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與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朱子曰何國材言武王伐殷序謂十有一年書謂十有二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以是當年初克商便釋

箕子因而問之若十一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不應如此遲ヒ此說有理○伊川說周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三祀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氏說一字錯○[九氏曰]箕子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為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陳氏經曰]稱祀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致武王義當有所屈也箕子之不屈其守正不撓當如是也武王之有所屈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新安陳氏曰]武王下車之初以道統為重即就問箕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雖封朝鮮終稱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汝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傳萬世天人之正法也居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敗○[陳氏經曰]十有三祀即泰誓載武王伐紂之年○想其散財發粟之後偃武修文之時箕子之志終不渝也武王箕子朝于王而稱王訪于箕子蓋深見箕子不臣周之志為武王陳洪範之意亦深見箕子為天下萬世大計而就見箕子為天下萬世大計而不臣之意可謂善記載者矣唐孔氏謂此篇不是史官叙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夏氏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不錄而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自錄之理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自說極是且如此句雖說得通而於王訪于箕子則一於句不說十有三祀亦可不通矣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乃言者難辭重此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

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朱子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托於不知以發其言○[新安陳氏]曰斯民之生其上棟下宇群居聚處是孰使之然哉天意之陰隲默相蓋存乎其間而常理即寓乎其間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王所以叙攸者所以叙之意武王其默識之矣姑退託於不知以即所問耳○[陳氏雅言]曰此武王訪於箕子之辭武王意謂天陰隲下民而相協其居居人君代天理物必仰承天意以治民而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隲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叙其秉彝人倫也我欲叙之不知所以叙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為治之大法蓋九疇之叙即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言者重其答也堙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于天鯀逆水

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
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
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
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
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
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
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
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
即洛書之數也[問洪範說不可深信又帝震怒不畀洪
範乞疇彝倫攸斁犹言天奪之監也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叙犹言天錫與衷也又云洪範之
書大抵發明彝倫之叙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犹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

太深也其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
信耶朱子曰便使而今不望析衷知林說如何望治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以
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禹皆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開
可徧廢也○鯀禹故言畀不畀畀要之洛書是理自有可得之道
發禹故言畀不畀畀要之洛書是理自有可得之道
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特言理順是理公無私爾前人○之問道
畀不畀一歸之天而委質不知如何曰無私爾前人○之問道
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無私爾前人○之問道
愆又問禹以鯀為有罪而又恕其愆非顯父之件家事其子武王陳
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武王陳
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問箕子為武王陳
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之物○中得其倫理則無
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
五行一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倫爾倫理
洛書相為表裏○[蘇氏洵曰]河圖洪水湮而五行綱九疇目
洛書相為表裏○[蘇氏洵曰]河圖洪水湮而五行綱九疇目
壞而目廢也○[呂氏曰]洪水湮而五行綱九疇目
行一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倫爾倫理
此只就鯀身上說自一度然身之礼樂著倫爾倫理
九疇謂之彝倫蓋天下自一度然身之礼樂著倫爾倫理
下則為彝倫勒之於書則為洪範也聖人○[陳氏曰]天
其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推之天
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
九疇是也○[新安陳

沃曰帝即天也天者理而已水五行之首鯀乃陻不
畀之一行汩而餘皆汩是逆理而出書天錫禹九疇故天
洪範也且九天錫之惟道之有大洛之原出於天錫禹九疇即洛
書之九數自禹則之則天錫之故謂之天乃理之自然而人類禹
云爾之○[節]初齊氏曰[彖]倫乃問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所一○日不可無者也○取證[潛室陳氏曰]天以
大傳曰洛數洛或之數洛書謂即一是洛書不之不知聖經何
數不書謂之即數是洛書疇道不叙疇聖人以洪範叙道之
闡之數出非闡道之不秘知聖人以聖人不能明其用也[易]
於皆有數自戴九復人則疇之非人不能明其用也[易]
皆為足而五則居其中各一則疇之非人不能明其用也[易]
十足而非有次第之序左三右七二四為文而用出列
五皆為五則次第之序左三右七二四為文而用出列
二五十五皆為五則次第之序左三右七二四為文而用出列
二五十五皆為五則次第之序左三右七二四為文而用出列
二五十

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息井反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問洪範諸事朱子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思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曰疋以文又不見聖人法名求之二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勻讀頗不明也○洛書本文只有四

皆主人君而言○德雖謀之所能者書之本文古字畫
五則範極出二中自盡也漢此可者乃行天既五二起之模樣但固云六十五點班
事是首此三五若九罰今儒極加者是敬道修行最不是今無所
故五言曾德事有至如人雖也矣其權五故可急之故第數一如五出
次事五啻是三前五此說說東皇驗衡事五推紀之於政之政又故五出
二○行豈皇八匹五豈中作西極也此厚紀八次政之政又故五出
曰五以所極政者亦得只中南非又皇八次政之政又故五出
敬氣便說之四則居謂是字北大繼極政者修又故五出

五行五此人紀可戴中孤其此皇以也五繼八事蓋考五
事而事說君是以九○依今恰乃福德紀之政又叅以儒皆洪字
用人蓋好所也建履凡違不好天極既乃以次叅之天說此書
者稟在○嚮後極一數善同乃予則修所皇之極政於道人未本
人之天箕用四前左自不如中極善矣以稽建居既身故事是文
所以則予五者四三一必云之乃惡稽建居既五成第參恐古
有成是為福却者右至盡五極極之疑極五成盖又驗二互只字
事形五武所自乃七五賞事非至效庶也盖又驗二一言是畫
也於行王威皇一五五惡之中言至徵六能推之一言之以恐
凡是在陳用極五亦居不中也皇是繼三推之身之
則有人洪六中行在中必是但建不之德五於身

之盖之貌氣脩五始五一法因初徵而又行九而書謀皆主人君而言○德
事著天言至身事矣行位次洛次九為次以其為者所能人君而言○德雖
而久下視此踐五二則在第書者居三之其數疇大禹決者故當○謀之
察也矣聽而形事位陽子之自禹次德而二如也禹洛治者水故當○謀之
數故四思盖之則在變其義然次之七為居此洛書水故當○謀之
觀為位之著道五坤陰數大之第末又五次禹書本之當○謀之
象五在事也立氣其合則抵數之而次紀而叙本之時謀之雖
治紀巽而故矣運數交水因而文為之五為而無時謀之雖
曆五其立為三行則運之洛重五福而又五次文神之雖
明紀數經入位人火而生書訓行極為次事第字龜鬼應
時則則陳政在之之化數之於以自稽之三之但負文神變
仰治金紀入卯稟生生氣位天下一疑而又以有文坎無
以不之創政其形數萬之與下即至入為次其奇而次方
觀止生法則數賦氣物始數後禹九又皇之一耦列七而
於於數立脩則色之則也而世洪洛次極而居之於曰事
天食氣度身木妙著為故為也則書之六為初數背稽又
文貨至舉不之合也人為之若之之而又入而自禹疑有
矣政此而止生而故事五洛其稟本為次政為一則○非
五教而措於數疑為之行書效盖數庶之四五至之洛

居中央為入數之中縱
坤氣所以為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數之數氣則在準而合所以摠之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稽七極疑位之數氣則在準而合所以摠之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謀稽鬼疑則在西而合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氣謀合鬼疑則在西而合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下之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箕下之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子箕下之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所子箕下之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陳所子箕下之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所子箕下之如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陳○孔氏曰此大酬以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陳○孔氏曰此大酬以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陳○孔氏曰此大酬以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陳○孔氏曰此大酬以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具靜法以為用抵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具靜法以為用抵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其靜法以為用抵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其靜法以為用抵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此極乘由皇不焉於一著咎故於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此極乘由皇不焉於一著咎故於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梧天相所則行終見合失著其順之機成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梧天相所則行終見合失著其順之機成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不變行之之五居徒氣得益盡徒火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不變行之之五居徒氣得益盡徒火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學生大數言故不數而形而不西而合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學生大數言故不數而形而不西而合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後數廣衆而始備失成感而謀則在準而合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後數廣衆而始備失成感而謀則在準而合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此成愈乃錯為悉得之相合鬼疑位之數氣則立所至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此成愈乃錯為悉得之相合鬼疑位之數氣則立所至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如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如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常推者出行大各金伸氣謀稽七極成而之取位立則至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成愈乃錯為悉得之相合鬼疑位之數氣則立所至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成愈乃錯為悉得之相合鬼疑位之數氣則立所至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廣衆而始備失成感而謀則在準而合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廣衆而始備失成感而謀則在準而合所以理之攝四時故縱為橫以
大數言故不數而形而不西而合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大數言故不數而形而不西而合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行之之五居徒氣得益盡徒火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行之之五居徒氣得益盡徒火臨而成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終見合失著其順之機成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終見合失著其順之機成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則行終見合失著其順之機成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則行終見合失著其順之機成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皇不焉於而休矣變時成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皇不焉於而休矣變時成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乘由皇不焉於一著咎故於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乘由皇不焉於一著咎故於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極言大一著咎故於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極言大一著咎故於措數變也制形摠攝準使四故類方為皇極成十
抵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抵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身已之為幽之氣隨故類四故縱為橫以
為用之行故矣庶八嫌形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為用之行故矣庶八嫌形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酬以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酬以洛之也五統不九而久應庶明宜合事為也方為皇以成十
曰上書分以行故言疇通矣定微矣而而制三六之皇極耳十
曰上書分以行故言疇通矣定微矣而而制三六之皇極耳十
五禹之也皇為皇用之行故矣庶八嫌形宜德位面極耳十
五禹之也皇為皇用之行故矣庶八嫌形宜德位面極耳十
氣所文九極始極者序於為九微位疑已且三在內耳則五之
氣所文九極始極者序於為九微位疑已且三在內耳則五之
運第例疇為則不乃順天福位則在猶著盡德乾環則人之
運第例疇為則不乃順天福位則在猶著盡德乾環則人之
行叙以本統自言衆而下極在往長豫矣其則其觀者君變
行叙以本統自言衆而下極在往長豫矣其則其觀者君變
於一空於則一數用言矣福午來本且故變不數者居蓋
於一空於則一數用言矣福午來本且故變不數者居蓋
天五談洛生至不之之其極其相之央為於徒則皆至士
天五談洛生至不之之其極其相之央為於徒則皆至士
地行而書數九言所則事則數溫成之稽人立水於是尊之
地行而書數九言所則事則數溫成之稽人立水於是尊之
間以說者主俞數自五廣休則屈數人疑矣至之是尊之

木當作息故名五行○西山真氏曰五
所生以養乎人名五行○西山真氏曰五
於世而不匱其人者五行○西山真氏曰五
世而不匱其人者五行○西山真氏曰五
莫大於此故居九理則也其○西山真氏曰五
人大於此故居九理則也其○西山真氏曰五
者貌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者貌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貌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之色中天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色中天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中天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性不以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不以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以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性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之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恭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言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九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疇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之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賦其○西山真氏曰五
其○西山真氏曰五
○西山真氏曰五
○西山真氏曰五

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入政之次底徵驗吾之得失極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恒不恒而天不已雨極失之暘燠之所以也福極驗之寒風以皆建時不建極也之念之何之驗也五者觀諸天而不時不極世蒙驗其寒澤此人君時建則舉

〔九疇圖說曰〕〔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協建五紀皇極權之紀以以極居五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之皇極之卜之筮所立也又謂成考其此

以威也世之驗煥之所以人君所當者用極蒙驗其君所當者生以不其寒風皆時建則而五君福所建當民為建澤此人皆建福極驗吾之何之得失民之懲則而人皆時不建極驗吾之居入政之次底徵驗吾之得失命者舉五君福所建當極驗吾之居入政之次底徵驗吾之得失者也世蒙應當極之念之何之驗也五者觀諸天而不時不已雨故響蒙應當之念之何之驗也五者恒而皇極建則舉極

皆為然在禍福天為厚乎為人而行皇極德之審政皇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食皇北皇五紀乎人常為言極其之審政皇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否矣皇北皇五紀乎人常為言極其之審政皇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否則稽極於極紀乎為於五人以以極居其五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

疑建上之言人五人以以極居其五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

有則否本其而行皇三齊其政皇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不明則也常為言極德其之審之皇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審之三皇不入其之審之皇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而以德極言政所所白以以行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龜稽失建其言其然行以以極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筮疑其則變利在也極卜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臣而宜又序不人又謂之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民龜而之其言為謂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逆筮威以目其五維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之臣福三於皇事持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而民王德皇弊言此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凶從食極占極其極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矣之移威之乎言所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皇而於福先天其當謂筮所驗其休各於天考成就此

極吉下王者而

病畏然其陰則通稽粗五董範矣子疇以其否建尹生建

以威相失厥於至疑若者仲必此作以立目則則失五則

人通配箕極咎於四可率敘以大民達其於歛歛其氣爾

主用亦子弱徵庶者信合劉皇禹父其体皇六五職順又哲

論六止之此各徵則然相向極則毋用至極極福庶而四謀

之極於意則增分不其從洪為龜以至嚴之以以民四謀

則之五遠於其配可所雖範天文為寬至後厲錫傷時聖

在極疇矣箕一五得配其傳地以天至密者民民其和而

天窮而眉文曰福而止援以人敘下廣而皆為為生否厥

以也已山之皇而配於引春行宗疇可無一極經福氣五則士

民苦○蘇外之六此五秋五主箕以一毫之折疾痛狂師尹

論也○蘇氏別不極其者事子參物之驗疾痛而傷豫其

之則○張氏曰雖立極行為而經皇○本天之或也憂急四蒙職

在人○張氏曰此殿其說八傳皇○復禹地或失驗之貧惡弱時蒙職庶

主○福也底若以答一固政以極齋疇而遺信之前四時而民

○極畏漢遷眠而已五發無疇以贊乎後四疇斥沖士遂

皆之者繫說帶當不德說極陳化育天四疇命極師其

川吳氏曰數之初為二洛書文之為次為人而二後然故他蓋主之為
氣於人而成形左者以光五事身四紀四極之極末有作數皇五四
之書三文之在天故次為中書後之文及之於三之在天之中故次為
在中書後之文及之於三之在天之中故次為
右故文及之於三之在天之中故次為
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德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所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雖德所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之雖德所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九驗文之雖德所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吾之兇應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九吾之兇應配事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洛之在神變數乎後以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書得左故無之治者皇在天之中故次為
文失後以方六也雖極中故次為
者稽然六或皇配者以為
疑有之有作數皇五四
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聽配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故聽配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前故聽配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人顯前故聽配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此人顯前故聽配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皆此人顯前故聽配疑次未極之極紀四
其得極心民者以命數事為然民五居配洛而配於在一
道其則所之五庶於之非七則所五天數書後數君右一
則道九同獲福徵鬼七人七治視之下之文及之人前洛
乎則可畏此人配神七謀洛之效次之四之於二者者書
氣協以避福心數猶之所書各日為中四在人二而凡文
成氣致也則所之不次能文有遷六洛之左故之言言之
象成極君凡同八敢為決之所善六書次前以次人用在
人象者之可嚮八自八者在宜而洛之為者八為禀者後
惟人靡所以慕之是八必右故不書五五先政三五有者
決蒙不畏致也次也洛須者以知文亦五人配三行所一
為休戚在福福為必書謀德二無之居洛而數洛之待之

而六極應之故以五
為疇徵事七則此三此曰農次範之終○陳氏雅言曰五福
治以福八八以自左大明用九之疇初一次二次大六極
之立極政九五然七禹用八此神龜所負之次曰五福
法萬亦五則行之右所稽政曰協用五之次三其次大六極
世非紀以五敘四第疑曰念用五之次三其次大六極
至皇三事也前之左疇念用五之次三其次大六極
是極德八大禹二也用五之次三其次大六極
而固稽政禹二也用五之次三其次大六極
始非疑五於前蓋庶紀數三其次大六極
具至庶紀此右數徵曰也次大六極
特是敵皇見八之曰建曰四禹極
聖而福極其後出嚮用五次曰配
人始極當敘左於用皇行五洛數
因有當之之六天五極曰次書之
其三之見一後者福曰敘六之九
敘德夫其二右九威乂用次敘而
而稽五敘二五前用五七而為
敘疑行之四居一六三事次敘也
是庶五六五中後極德曰八共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

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者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問水金火木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有形質五者雖一然推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亦有理○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上升曲而上炎熱而上升曲而又能直能革也○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可謂生而有直從革謂可生之大者○問如何是金曰從革是從人之革

否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而其堅剛者上字當作上聲下者互相
可革而之質依舊自序故與革者又
稼穡皆成他字炎上字雙字亦此意○金曰從革一從更要別作
變字當作去聲不如銀打只是這物事所以云兩片
一變而家事便是革依舊氣辛辣曲直作酸今
木變相傳之作不變且銀打隻盆便是從革一上潤下
乃所行之時則革作辛是其驗也○陳氏雅言曰此
洛書之時此酸字是其驗也○陳氏雅言曰此
行五之時敷此字與初一乃次之第一字不同
之而先以謂一一五行之辭總之蓋子於此之將一
木季土潤二二天理陰陽分而為五行大抵天地之間太極五行氣而為之
五嘗而五下氣者五必陽陰○陽○介軒董氏曰
行相名行之豈皆生寓陰綱也
之離曰之水無陰土乎陽
神也中神炎其之三氣
舍五氣運上理所者皆不
於行五於之而生拆陽離
人之行天火自爾而之乎
身質一則曲直之言所理
者存陰為春夏秋冬土之形對而言之生故極理
為仁人也陰陽木從革質於地言之地天
義心者陰陽行之五行為二一
礼者為發土寄旺於稼穡是之以為生火水陰陽
智為肝太極心肺也穡本四之地天五
信質心者肺也

粗五湿之行其凝一行也神者其精也亦未
湿八之時流之體八亦時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
湿八之時流之為水八為水為火湿之融為木燥
其也金四其之結為土生相為土用生循環○陳氏經曰洪範所
體其體對時融流主相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自亦之言其行之湿凝一行也神者其精也亦未時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
微火微未然則用其凝體為燥者湿八時其體為火湿之融為木燥
體也固火微未然則而始後五也金四其之時融流主結為水八為土燥
故則而始後五也金四其之時融流主結為水八為土燥
次漸著無陰行其也體對時融流主相為水八為土燥
著五其陽生体各數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故行序各數有匹配地六天七地入天九地十成
木故行序各數有匹配地六天七地入天九地十成
火之蓋有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土火之蓋有匹配地六天七地入天九地十成
次体有生配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成
水水生於無著生於微自無而始有老
水為至微自無而始有老
木則性微自無而始有老
故實自無而始有老
於故次於火入金則
金○陳氏大
宮用也穡以生獻曰物以生所用言以物故次漸著五其陽生体各數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宮用也穡以生獻曰物以生所用言以物故次漸著五其陽生体各數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室之即以氣所用言上相之次漸著五其陽生体各數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器於稼穡言上相之次漸著五其陽生体各數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用烹穡而土下縱生於著五其陽生体各數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飪也推非以也其初土火之蓋有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曲五止位其初土火之蓋有必立得其相生用生六府主相包後天之五行五
直行於言相皆則次体有匹配地六天七地入天九地十成
之則稼曲克為質水水生配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成
斷潤穡直所廣大則性微自無而始有老
削下以以形終性實故次於火入金則
府從用生相皆故次於火入金則
以革之民言泊從潤土以五質行
者土之於粒食革潤土以五質行
穀鎔灌溉之以材質言言言之
為範用也用材質言言言之
二用也炎言言言之
五之炎言言言之
於上之稼炎相
上之稼炎相

曰五味必言作者本然為之之二用也五之炎言言言之
曰五味必言作者本然為之之二用也五之炎言言言之
曰五味必言作者本然為之之二用也五之炎言言言之

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未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董氏曰〕草木之實多酸雖芽者至乾壞亦酸木擦齒酸之說恐未然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乂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言視聽思自內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亦為主於內故亦為近者弥遠者弥外弥近者弥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思必自其內而易以持守故五事可見而為之次思最在後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

思是土將入濕庶微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若其微便是爾時雨若
他云貌乃是是五潤恭聽思行潤之底書便看是水故類配○問視
洪明曰聽明曰聽曰是聰作而曰之便看是得他都是以視而便見之謂
範聽之視聽曰聽曰聽而曰之便看是得他都是以視而便見之謂
學謀亦謂曰聽曰聽曰聽

精與氣耳精之凝為貌氣之出為言精之顯為視氣之藏為聽其主宰為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傳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幸合傳會莫能相通十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說曰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屬不同配者對待而為體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五行傳之先天卦圖也推之配與屬者流行而為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屬者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素問屬木金火水土而間屬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之傳相生相妨相克相侮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然不相合矣配屬與素問不同乃倒克相亦與六生五有用不相反相克自下克上耳○陳氏經曰五事以五行為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為主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有物必有則也作傳言相克與素問不同乃倒克相亦與六生五有用不相反相克自下克上耳○陳氏經曰五事以五行為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為主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有物必有則也作思之曰恭之必有恭以至思之後可以敬為主則物明聰睿充則性極於盡而肅乂哲謀聖能盡性

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除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

唐孔氏曰八政用於民以緩急為次食貨祀賓也師指事為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苦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陳氏經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史氏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陳氏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為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養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無教故次司徒教不從而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內治舉而後治外治興故次賓師終焉○呂氏曰衣食足則教以祀所以報本反始教已行于其中矣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為外治○[叢庵程氏曰]食貨奠上亦出於五行皇極為之政必先有司三卿率庶官以理其政者也○[臨川吳氏曰]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臨]有食則種桐阜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上以定其居既得安不可無教故司徒掌以導其善教之不從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內治舉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來交以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常有其惡內治舉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來交以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常得已故最後○[陳氏雅言曰]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此八政所以厚民食也八曰師此治外之事則不過兩端而已治內之事也七曰賓八曰師一曰食至六曰司徒而居之治民莫先於以政養之次也八曰司寇而居五事之次也八曰治內之事則必致其詳治外之事則不過兩端而已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辰者經星緯星也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

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孔氏曰歲所以紀四
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十所以紀日月
月所會曆數節氣之度見以為曆數候民時十二辰以紀日
氏曰五者為天時之經度紀也○陳氏曰唐孔穎達氏
典義和所掌者○[徽菴]五紀四經而一緯推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歲以為曆日星辰經也曆象日月星
歩歲月日星辰之與敬授人時綿也民之與庶徵以證王與
卿士師尹庶民之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辰
[氏曰]歲自冬至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
分日是之一月與月合朔至來朝合朔凡二十四
九時是一歲為一奇之月自一會也日晦朔日望定月
十之大小六辰有一日出至日出歷
是十為二日是為一日自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
因以驗日月所繞之躔象測候之
政歷之驗度天之所謂躔也紀日星辰之度為宿十二次星
為行度各數之有盈縮二是分經謂匝二也紀日
曆數之紀○[陳氏]疾遲四星五辰六之紀曆謂二經定辰
雅言曰紀者如綱之有紀也

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見
者紀月行之數故居二日者正天與日之經故
居三星者在天象辰者在天之舍故居四經者
皆係於天天之示乎人者也人與日月五星之運
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數以稽之有曆以
紀之使四時以審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
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
不著是曆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合人
於天者也歲月日星辰天道之所有曆數此人
事之所不可無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
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
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

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爲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中時人斯其維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極是在天中喚作天中不是一箇表儀於上日如此

可屋極是在屋中不可人君建一個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應五福以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又須知天下有文許多名色人須逐一人君建一個表儀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錫之福之類隨道理人區處而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大抵是聽是聰是身前面五者亦協大人其身若區處大舍容詠歌覆大而反便是極所有廣大高是有指歌咏之極者難為細碎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頗以後只又不可以此盡律天聖人指人下做人得君只自言人是人君之事皇極不受之可至以於此而盡律天下人

此而福正福而則九疇方貫通為一
曰只見之惟其事了看中香些苟為從大極亦正福無統極人亦有奏會之一
只是蓋義皇極到去着央卓不且害無中為此其錫民聖○有別為有之
是標皇遵極書至不平是四要不最所正大意身民人順理共而身為有之
箇準字王之之善得陽極邊做分是可五中人順聖○有別為有之
無之下之皇皇是故蒲也盡盡是近否事則君理共而身為有之
私義從略不極極謂反克厲此非世○猶與先而亦有奏會之一
意然王直可亦盡之如都是豈不說漢相五正行豈別為有之
問無八說訓是了極屋平極聖辨中儒通事其則身為有之一
標偏問到大四更宸之陽所人黑字說說仞身為有之一
準無先後皇方無極極舜以之自不中今不故福福義以所謂大中
之黨生面只所去亦極都謂意遇是字之相又也以所謂大中
義無言以當瞻處然高蒲之○當近只所干有孟錫謂大中
如反皇為作仰故至之坂四極做日是謂漢五子之三言之
何無極天君者君善處四極盡底之五皇儒事謂只十言之
曰側之下所皇于亦四邊四也事說事極如之君取輯則共
此亦極王以有無如邊望邊因只只之者谷說仁則共
是有不其說訓所此到之視指畧是中只永若莫於一九疇
聖中訓意遵大不恣此一中前畧舍猶是書以不此彰歛散
人意中可王處用于盡齊央面做糊未順建皇仁各歛散

正行思皆微福洛殺歛下總福
五身睿的反而疑正而說反而
事上疑之氏書一正而說反而
上疑之氏書一正而說反而
定之之氏書一正而說反而
準則之之氏書一正而說反而
則文不既謂極準央君經孔
受而能誤四脊的而之之氏
之讀以於方棟則四稱文傳九章說天人是無則即
為皇自此之之可外也義訓數之皇下君則咎龜身上
何為明而極為而望極語皇而大極化正福徵從自
等大也並者屋便之者脉極五意休之心轉和筮正
語讀即失於極訓以至求為居○叚之脩為氣從五人
乎極如於皇其極取極之大中東曰義身極致卿者君則
今為舊彼極義為正之而中洪坡皇無立矣祥上得脩問
以中說是之皆中焉義有而範書極偏大○有從其身何
余則姑以義然則者標以諸九傳之無中自仁庶正使以
說夫亦其為而不也準知儒疇中敷陂至皇壽民則貌能歛
推所無說尤禮可故之其皆而說言以正走而從五恭言五
之謂問展近所若以名不祖皇得以下之其無在行從福
則惟其轉顧謂北極常然其極極下乃標有鄙庶得視曰
人大他迷今民辰為在也說居字是是準極大徵其曰
君作但謬之極之在物蓋余五亦推反以以便則序明當就
以中即而說詩為中之皇獨故好本覆觀下是有以聰
耶大經終者所天之中者以自○結賛天是五休之聰五

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而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皇者西而北有比天也此天之過下絕下不可者中而後卓其身可以也也既自南而至此中過之事以德之標準脩而至極天而內至敬下行天後面極夫五極天下之而極五之環之仁孝而觀標準錫是則福居以其此天也考由而天者莫能加焉下紀標之者而環之而至民而能也以福必之其謂極天下內皇天下休以不極言極建歛言極五人必居哉於者之仁孝而觀標準錫是則福居以其此天也考由而天者莫能加焉下紀標之者而環之使極于化建歛言極以不休皇天下內至敬下此天之過下絕下不可者中而後卓其身極之之汝焉其時夫而五順咎極下之而極五之事以德之標準脩而至極天而內皇○長標極則極五人必居哉於者之仁孝而觀標準錫是則福居以其此天也考由而天者莫能加焉下紀標之者而環之為準錫是則福居以皇中洛考其是天下莫卓其身可者西四方輻輳而面內而環觀之至而汝又為用以皇中洛書其是天下莫卓其身可者西四方輻輳而面內而環觀之極從保能五歛其極洪書其之禍而下之不然身可者西四方輻輳而面內而環觀之其極布福錫一為範之禍而下之不然身可者西四方輻輳而面內而環觀之極標化云此之厥身之之數福權之為於有厚以也也既自南而至居準則者福所庶而主疇所於之為仁是以八立既自南而至居中也是則而衆民立也所以人以孝者而立政至居南輳面內而環觀之可○復以與而云至皇以雖如三者莫取乎協極天而內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以包括上下而○無其以厥觀人天者究九一筮則孝則使政順必而自

[蘇氏曰]以言其又者極建雖始挈德莫能則天五之下皇極者九疇為九

[林氏曰]此夫民有則之其本於裘審能加焉下紀標之者而環之至不觀之

[林氏曰]福民也以以標有於一領之尚也語之以準至不環觀之中過觀之

[林氏曰]至環視惟使言準極五終豈以也語其至齊故中過觀之則此自

[林氏曰]而錫君時民夫於云行於有卜是其仁中其必則此自

[林氏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

[馬氏曰]皇極者九疇之總

[林氏曰]五行之紀信會者之

[林氏曰]皇極者九疇之總

[馬氏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

極建其有極者仁義禮智信會者之總

散見諸疇中皇極為一疇至天下之

有理極之以為天極尊為一疇至天下之

有理極之以為天極尊為一疇至天下之

九言之妙而天下君皇極為一疇至天下之

福之五疇雖無形之君皇極為一疇至天下之

君福之哉錫福汝豈至五有可標準為一疇至天下之

說之蓋極而說五福極皇極而歛時見準為一疇至天下之

條合又師說而汝保捨五福極而歛時見準為一疇至天下之

云與蔡說有與君析錫保汝此與極保也極九為峯享之二義用之福極第極無人埋五合之者父福而而九自極能統行五紀然說所他出疇至對建會之行會九語而以有第之理觀實之埋之○○錄畧歸所九五之自有也五數一師於謂疇福實至之皇行而

[蔡西山曰]民歛實五之極德五性居紐五貫與八疇為九

[蔡西山曰]所福福言有子以五五樞紐五貫與八疇為九

[蔡西山曰]中五五者也天疇至者之總下貫與八疇為九

[蔡西山曰]極而歛時見準為一疇至天下之

[蔡西山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

[新安陳氏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為九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朱子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斯至極之標準也○陳氏曰書之知人安民以言夫民之所以能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時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畧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陳氏雅言曰人君在上而能示之以大公至正之道則臣民在下相率而爲大公至正之行此五十所謂君正莫不正者也作極與建極大畧相似而微有不同建者植立之意匡直輔翼之意提撕警作極則有鼓舞振起之意提撕警覺之意欲其無一時一事之不作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訓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設施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於極未合於善也不罹於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期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本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

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朱子曰有猷有爲有守是有德之人○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是有德之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以人君爲極而勉其實也○陳氏雅言曰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此其好善之實也○陳氏櫟曰皇則受之云者則以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汝言夫君既立極于上而不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而從若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氏曰煢獨如云孤寒指民言高明如云高明之家指人言

人之有能有爲使蚤其行而邦其昌凶厥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

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

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

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宋子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盖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以興[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

[宋子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盖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以興[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陳氏大]上一節是廣大以獻[安陳氏曰]正人才○[新安陳氏曰]正人有四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以爲官之長者爲安於人皆爲民之分及上語引康誥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

下文理相協此疇首言建極錫福皆爲民之言至此三則錫之福雖錫之福皆爲有位之人言然於此

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之為民言也則錫雖錫為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才以成之於有位之人好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人頗僻民僭忒其譌又按朱子欠分別民人三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計而實所以為君子計也音秘

有以福斯民此富之祿之雖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音扶歌詠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彰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

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化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朱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曰王道蕩蕩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友覆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狥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平平坦夷之意○[林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皆趨極以自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呂氏曰]會知會聚二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西孔氏曰]天下歸仁焉此歸意與彼同○[新安陳氏曰]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即指皇極互辟恢韻耳遵狥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會合於君所建之有極結遵義六句歸宿於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者之極也○[陳氏雅言]曰會極者如行者之趣家食者如行者之到家食者之得飽與極飽二也歸極為一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

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朱子曰]皇極之敷言是天下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敎者皆天之理而不更異乎上帝之降衷也○[蘇氏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詳也端之言○[夏氏曰]二曰字皆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數告于帝曰粗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數告于帝曰此皆非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而我敷廣其言為彝訓耳與帝言無異故曰聖人在上既建極而以身敎者而以身敎者二而一也

○[陳氏雅言曰]聖人於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於天下蓋身教者使其歌詠而得二者以躬行踐履之實言教者為至常理故謂之大訓是理極不可偏廢也天下惟理為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惟理為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也本之於天惟皇極之敷言而不異於理降衷之理是豈可以上帝降衷之理視之哉也言而已庶民性一而已庶民之性者其不言之聖人聖人之訓也言之乃天天之一而二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背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朱子曰]此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

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民雖而覆天下之極尊矣是可
善也原於天之所錫以禹雖甚茫昧微眇有不可
得而知者然箕子宏深之所以雅言之而未易告武王者然而明白而無試則已嘗一君
備矣顧其辭之再三反覆焉則亦有坦意極而為大察乎人又見君
心平氣而先儒未嘗以求訓其皇極中為大含中糊
字虛之可疑但以訓復誤認而不直而謂之
所以立道之本是以誤認為中之為無有之
詞多脩身寬大之不知言因困復訓皇極為中為
為合洪寬不之極不及君中至而直
善惡之意殊以其無過之義乃精以至
且不分中之得名非又知其所名不極而
中之差亦非知其所至嚴之不至客義
毫釐之訓之極不逆乎至知之也
為誤之量之敷將使人君嚴之躬而
訓之其敷將使人君嚴之躬而務為
至廣之量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倒賢否貿乱而禍敗隨代宗之姑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尚何姑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文爾蒙為口耳佞佛之計而餘年已其不本飲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而自漢以來迄今千之年已其不本飲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存而餘年已其不本飲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知其不本飲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知其不本飲息苟身以立政而至寬
非是而以一言正之者

呂氏曰此彝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不可視為空言必當戒行此訓可也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陳氏雅言曰近者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焉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然民則未免必有查滓者也譬之鏡焉天子之光則如鏡之至明然民則未免少有昏暗者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

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二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音與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

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抗音明英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三德之用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新安陳氏曰】君治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唐氏曰】以德行權則威德馭臣之道見下文○【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而下則擇三德之用以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張氏昇曰】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陳氏經曰】三德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陳氏曰】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

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蓍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林氏曰此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爲皇極之用哉○吳氏曰王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觀王威之不下移也○陳氏經曰王食非直莫難於剛柔君道主剛而三德之用莫易於正直莫過大故又言威福王食之柄在君惟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音特去聲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去聲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新安陳氏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大皇極立本者也三德適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歲一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燒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

抗凡十有八變而成卦○[孔氏曰]考正疑事當選擇卜筮人而建立之使爲卜筮之事○[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木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朱子曰]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蓍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蓍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即龜用二即蓍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有傳靈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問貞悔]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六十四卦則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變卦爲悔朱子曰是如此○胡叔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器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底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一曰正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八是一貞外体八卦是八悔餘倣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二字有終始之意○[西山蔡氏曰]內卦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者生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見左傳蠱之貞風其蠱也其悔山是也貞者事之幹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朱子曰衍推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躰百有二十其煩千有二百躰色墨折方功義弓之類筮百躰色墨折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為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為信故盤庚遷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為主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崔憬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唐孔氏曰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卜筮名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宋子曰卜筮處未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蓍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礼卜人国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占者三人○周礼大卜掌三兆之法杜註玉兆瓦兆原兆周之兆○西山蔡氏曰帝之兆瓦兆克之兆原兆兆周之兆恐非是禹叙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徽庵程氏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国有大事參考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為重而龜為尤重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為吉若龜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以喫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安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太卜小事筮傳去聲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朱】【曰】此條龜筮皆逆人謀從有從者動則凶矣○【王】【氏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群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張氏曰】決疑主於蓍龜故進於

卿士庶民之上龜筮與心與卿士庶民逆而吉者亦吉者以
我與心與龜筮同鬼神合也我也與卿士逆而民逆亦吉
與龜筮同○高氏曰舜之禪禹而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先神
成王宅洛筮同也洛卜惟食此龜大敬承同
故卜世惟年召從○呂氏曰五者之中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而庶民
從逆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從之三過其歷○呂氏曰五者之中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而庶民
筮從也成王宅洛筮同也洛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別如逆而有之獨私從逆卜世惟年召從○高氏曰舜之禪禹而朕志先定以庶民
靖吉曰聖人艱者臣心乃從世洛筮同也洛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皆吉必從民皆尚從有庶人艱者臣心乃從世洛筮同也洛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必皆尚從有庶人艱者臣心乃從世洛筮同也洛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從也終精未從有庶人艱者臣心乃從世洛筮同也洛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義至微免而未足人艱者臣心乃從世洛筮同也洛卜惟營此相四方和會卜數在躬志先定以庶民
龜盡驗吾至惟周懷可蓋理年召從○高氏曰舜之禪禹而朕志先定以庶民
天人筮者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下為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東而也筮吉過其歷○呂氏曰舜之禪禹而朕志先定以庶民
朝東而也筮吉過其歷○呂氏曰舜之禪禹而朕志先定以庶民
大征不如無心所在既已皆從三從士之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成欲盤心既已皆從三從士之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王遷庚遷都心從三從士之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既何遷都心從三從士之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不妨知於周吉已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公知於周吉已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知龜吉已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龜吉已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吉已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已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無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士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庶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中之必中大敬承同
之必中大敬承同
必中大敬承同
中大敬承同
大敬承同
敬承同
承同
同

○林氏曰卜雖天人筮者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天人筮者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人筮者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筮者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者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皆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故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無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公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在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公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居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知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龜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多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卒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營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此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相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大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同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也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故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歷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禪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逆而亦吉者以庶民
而亦吉者以庶民
亦吉者以庶民
吉者以庶民
者以庶民
以庶民
庶民

斷之卜必皇極建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卜必皇極建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必皇極建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皇極建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極建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建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三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德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所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不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盡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又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示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以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至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也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惟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於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人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事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不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盡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知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必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動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則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不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盡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後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後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可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人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以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不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凶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人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我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筮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不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筮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卜民稽或魚三同
民稽或魚三同
稽或魚三同
或魚三同
魚三同
三同
同

何說求然矣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何說求然矣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說求然矣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求然矣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然矣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矣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已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與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不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從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民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汝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疑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庶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民卜民稽或魚三同
卜民稽或魚三同
民稽或魚三同
稽或魚三同
或魚三同
魚三同
三同
同

故龜筮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驟語也○
龜氏曰舜命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先神其
休龜筮協從謀及乃心卿士庶民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其
若此言謀及乃蓋所謂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其
以卜筮為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謀協筮為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又協筮為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協筮為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筮為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為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先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也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事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之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庶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民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然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後及卜筮亦不違其
及卜筮亦不違其
卜筮亦不違其
筮亦不違其
亦不違其
不違其
違其
其

有疑而有疑而有疑而

序作敘

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庶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

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火遠反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霧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朱子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徵得失在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五者備敘則庶草滋茂曰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中言雨暘燠寒風各以其時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之義以中言曰時林氏謂此時字當如孔氏所謂端加一人之信言者並列之時說之義為時五類而為常者只之常

人者可知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去声水淹也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子不得無凶子不得無凶子不得無凶多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時者可更推之○問吳斗南說如何曰舊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雨只屬水自分曉怎生屬木得問寒如何屬金曰他引左傳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林氏曰雨暘對燠暘寒對風而行於四者之間○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而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暘風則遊氣之聚散飛揚者為之燠寒則一氣之循環往來者為之備謂皆有而不缺叙謂應期而不亂○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四時之氣也雨暘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新安陳氏曰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新安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士及大塊噫氣其名為風證之風為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蔡氏曰按吳斗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上序與五行相符引諸證甚明但屬土無所證今以陳氏之說補極合造化○陳氏雖言曰庶徵之效獨言庶草者木得氣之先庶草又為易瘁者也觀庶草蕃之微蕃庶如此則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朱子曰〕今人讀書麄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入庶徵這若不細心体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若乂時暘若乂是整治時便自有闢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吾時煥煥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暢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狂時恒若狂是迷亂便自有顛然者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舞動云謀自有顯然者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舞動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知

可將大底便來壓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便休如說輿東固是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常常底東如煎藥合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了東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用東子幾個自家須要說古人書洪範庶徵固是人必若心下不細如何讀為有是事多兩之微必不是必定如漢儒做之說必以是致此為只此於必然必五事之推說道是某時說上說所以是教有人難畫其事不但王如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了消事上說感体察得把字義說不了做譬喻似荆公意思精密只是教人理畫字固而而行而行不如公若說之道此事說固恐後世見公然驗然說之意然地應之相思為精說密通行故有一一肅而氣自脩則致雨凡無德必脩此行可足荆驗公若說之必和雨之類又矣分與而於脩言暘一一有見公然未全而說人了這說感不應得只把荆公字說了做譬喻都不了事上說所以教有人難畫其事不但王如

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蕪微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陽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動陽靜陰類也故時雨寒時陽時燠時寒應之又哲聖發見而屬於肅急失於狂反則不豫則不豫則不豫

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驗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訓也朱子曰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所皆然○問王省惟歲三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林氏曰自五者來以下備言時之義或以至曰曰王省惟歲以後為五紀一時申言時之義也九疇雖別為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新安陳氏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群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於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一安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王乃所省察惟一歲之時候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故歲月之休咎卿士所以月故卿尹不言省蒙上文也歲統月月統日咎師尹放此卿士統師尹尊者所理大而要畢歲月者日所循王小而詳也雨暘統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實行乎歲月之中五者恒若則時雨暘燠寒風之休咎徵而休咎易而咎徵見矣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氣行乎候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

日月歲者者其小也朱子曰此覆說時之微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為咎徵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去声下同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遠南至牽牛去極近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星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

饑作飢

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矣

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庶民衆上自結上文自下文說起星之象也當在師尹之惟二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多衆星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二十八宿環統日月于經于箕則多風歷于虛順時當有所好月經行其處盖二星各有所好月行必經歷之側故月行則雨各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耳

[朱子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自下文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庶民衆上自結上文自下文說起星之象也當在師尹之惟二日之下但其致證不多衆星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二十八宿環統日月于經于箕則多風歷于虛順時當有所好月經行其處盖二星各有所好月行必經歷之側故月行則雨各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耳

[朱子曰]家用不寧以

思又所以職大小別之極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於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志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新安陳氏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摇上以問安百姓對曰星孛歌舞者以民劳說驗其寧安否其安紀安否以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驗之則以庶民省下問候星者於合星以五事推天出於運之曆之以說常恭之以敬行說驗甚所庶

信矣○[息齋余氏曰]庶徵者所以參人事之感其者進退數飛伏以推出占百有九十有六說甚所庶

徵者也於此不言曆數者以其推之外者矣唐一行日食議曆數所合五事驗天象之以否恭之以敬行說驗甚所庶

精○[沈存中曰]曆法天行有赤黑道之道黑赤道之日月所由一六九十道甚所庶

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度也天度以歩日月五日星行三百六十有二日與天象之以否恭之以敬行說驗甚所庶

五度謂之度以歩日月五日星行三百六十有二日與天象之以否恭之以敬行說驗甚所庶

強謂之度以歩日月五日星行三百六十有二日與天象之以否恭之以敬行說驗甚所庶

之道之黄道南道北極之中度之道之黄道南道北極之中度之道之黄道南道北極之中度

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故九疇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極治道之功生惡也死不壽則可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故五福壽為先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次之富次之寧次之康次之好德則老而心不形死康心或不為富寧不安於憂患之心則偽也作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亦皆可使畏而遠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有終窮貴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何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一福也○王氏曰富貴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命終故壽與考終命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者弱也○王氏炎曰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命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命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命終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命終故壽與考終命各一福也○王氏曰富貴命終

用不定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說夏啓老九疇圖即五福六極也是配分得但是畧有不齊閒皇極五福是否曰便即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是斂底便是畫得這五事如斂時五福庶民便是使厥庶民敷底也畫得底即是五事畫得底即是五事便有此五錫五福○王氏炎曰此干死刑伐牧死畫得亂五事事便有此五錫五福凶合乎楚執晉角楊上下臣獲老死乱狼

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叙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表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叙彝倫哉